

怎樣研究蘇俄

著者●熱希達 譯者●殷海光

港台書室

殷海光全集

681633

怎樣研究蘇俄

0.52
21
5

港台書室

殷海光全集



90080570

怎樣研究蘇俄

殷海光全集 伍

著者 ● 熱希達
譯者 ● 殷海光

發行人 / 賴阿勝

出版 /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 局版台業字第1166號

地址 / 台北市10769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話 / 3416949 · 3631407

電傳(FAX) / 886-2-3969194

郵撥帳號 / 0104579-2

印刷 / 東良印刷廠

初版一刷 / 1990年2月(印數 1 ~ 2000本)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定價 / 150元

ISBN 957-551-090-9(套)

ISBN 957-551-114-x(第五冊)

《殷海光全集》序

我是一九四五年美國原子彈投在日本後與我的丈夫第一次見面。他剛從印度退役回國，來重慶找工作，暫住在我娘家。那時我十七歲讀高一，看到他就迷上他，認為他是世界上最有學問、最了不起的人，一心要跟他一輩子，即使做他的佣人也心甘情願。雖然偷看到他寫給我哥哥的信，說他要獨身一輩子，但是不知為什麼信心那麼強，堅信我一定會得到他。我的父親雖然欣賞海光的才學，尤其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思想，但非常反對我與他相好，想盡方法阻止。加上正逢國共兩黨打仗，兵荒馬亂，整個中國一片混亂，海光與我一直分離兩地，所幸通信從未間斷。一九四八年底我們逃到湘潭時，海光突然寄來一本很厚的哲學書（海光的來信父親多半過目，而且還

問我爲什麼我們每到一處他的信就來了。我父親對這本書覺得很怪，每天躺在床上讀一陣，每次讀讀便睡著了。有天他突然從床上跳起來，一邊大叫，原來他發現有兩條拉成長形的金戒指藏在書的訂線邊內，這是海光寄給我去臺灣的旅費，他在信上不敢提，我也不知道，居然被我細心的父親發現了，他感動的對我說：「海光不完全是個書呆子嘛！我的小女，共產黨馬上要來了，我做爸爸的再也不能保護你，只好讓你去臺灣與海光相聚。」說完我們父女相抱痛哭。

與海光結婚後，他的生命絕大部份花在讀書、教學及寫作。他的著作及言論提醒人們對民主自由的覺醒及追求，但帶給他自身及他的家庭災難與逼害，也帶給他的朋友及學生們災難及逼害。有一次他對我說：「我也不是那麼笨，要吹牛拍馬、說歌功頌德的話，混到一官半職，然後出國一走了之，誰不會？只是我的良知和個性使我做不出來。」

一九八九年是殷海光逝世廿周年，不知爲什麼今年特別不平凡，首先是中國，接著波蘭、東德、捷克等共產國家風起雲湧的向獨裁集團、恐怖統治者挑戰，千千萬萬人要求民主、自由及人權。假如殷海光今天活著，他一定會激動得睡不著、吃不下飯。多麼令人震撼及興奮的事實發生，而且發生得這麼轟轟烈烈！

廿年前殷海光被國民黨圍剿逼害，特務守在我們家大門外，歲歲過著恐懼擔憂的日子。接著海光罹患胃癌，甚至主治及手術醫生說他只能活六個月，國民黨仍不讓他去哈佛大學做研究員。

他在臺灣大學任教職的學生們莫名其妙的被解聘，朋友及學生們被捏造罪名坐牢受苦刑。我一人剛到美國時做過佣人，做過大廚，每天在餐館工作十四小時，凌晨三時才能回家睡覺。我們的不幸及犧牲值得嗎？看到今年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使我覺得殷海光所說所寫的是對的，我們大家受苦犧牲在極權國家是必經的過程，是值得的。

《殷海光全集》的出版，我必需感謝夏道平先生，以及殷海光的學生陳宏正、王曉波、胡基峻。沒有他們的奔走與協助，全集是不可能出版的。尤其是陳宏正，近十年來，由於他的策劃與努力，使得殷海光的著作與精神，重新獲得大家的認識與肯定。臺大哲學系林正弘負責全集編務，賴阿勝先生不怕困難，擔負起全集出版的責任，我都必需深深的予以感謝！

殷夏君璐

一九八九年聖誕節於美國

《殷海光全集》編者的話

殷海光先生逝世已經二十年。二十年來，港臺之間先後出版過多種專集，選錄他的論著、書信，或他的門生故舊懷念和評論他的文字，但迄今未有重印他全部著作的計畫。桂冠圖書公司爲了紀念這位勇敢的書生，決定把他一生所寫過的全部文字，以及他的親人、朋友和學生所寫的懷念和評論文字，重新整理編排，分冊印行。

本套書取名爲《殷海光全集》，並不意涵已收入殷先生的全部文字，而只是表示編輯的理想目標而已。我們依據已經出版的各種選集，參考某些選集中所收錄的殷先生著作目錄表，並多方訪求殷先生的親友和門生，儘可能蒐集完備，分類編排。但遺漏缺失，勢所難免。在此，我們一方

面要向以前編過殷先生選集和著作目錄表的各位先進，以及提供資料和消息的各位朋友，表達我們的敬佩和感謝之意；另一方面要懇求大家繼續指教，使本全集再版時能更爲完備。

本全集除了「專書」之外，將殷先生的單篇文字分成《政治與社會》、《學術與思想》、《書評與書序》、《雜憶與隨筆》及《書信集》五部分。別人所寫的懷念及評論文字則另成一單元。各部分文字大都按發表或寫作的時間先後，順序編排。「專書」包括殷先生就特定專題所撰寫的單行本、教科書，以及成冊的翻譯作品。他所寫的邏輯教科書《邏輯新引》，幾乎每一講都利用邏輯題材，借題發揮。他譯述英文書籍，也常在譯文中附加許多「譯者的話」，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些都有助於瞭解殷先生的思想。唯獨他少年時代所譯《邏輯基本》一書，因內容過於陳舊，且未在譯文中附加譯者的意見，我們仔細考慮之後，決定不收入全集之內，而只把他所寫的譯者序言收入《書評與書序》之中。此外，殷先生在世時所出版的單行本，有些是由已發表過的單篇文章集結而成的。《思想與方法》一書即是如此。對這種單行本，我們決定把其中所收錄的文章，按其性質及發表之時間，分別編入單篇文字的五部分之內，並將其序言收入《書評與書序》之中，而不再以專書形式印行，以免重複。

在單篇文字方面，《書信集》部分最不易收錄齊全，其次是《政治與社會》部分。殷先生勤於寫信是他的朋友和學生都知道的，但收信人未必有保留書信的習慣，且散居海內外各地，訪求不

易。有些書信只記月日，未標明年代，從書信內容無法斷定其何年所寫，收信人也無明確的記憶。這一小部分書信，自然無法按寫作的時間先後，正確編排。在《政治與社會》部分，殷先生早年在南京《中央日報》所寫的社論，因未署名，不易認定。我們暫且只收錄能夠確認的文字。我們盼望讀者，尤其是殷先生當年在《中央日報》的同事，能夠提供資訊。

懷念和評論殷先生的文字，除了收集他的親友和學生所寫的文字之外，還選錄了一些從未和他見過面的年輕學者所寫的論文。此外，我們也把已經出版的各種殷先生選集的編者序言收錄在這部分文字之內。這些序言，一方面表達了編者對殷先生的懷念與評價，另一方面讓我們明瞭殷先生的著作在其去世後重印發行的概況。

我們以謹慎的態度和惶恐的心情來編這套全集。這是一種榮譽，也是一份責任。

林正弘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譯註者引言

一 關於這本書

這本書底原名是 *Problems of Analyzing and Predicting Soviet Behavior*。著者熱希達(John S. Reshetar, Jr.)是普林斯頓大學底蘇俄問題專家。譯註者在這裡沒有將原名直譯出來，有兩個理由：一、直譯起來書名勢將太長；二、就內容看，這本書主要地是討究方法論的。因此，譯註者決定將書名譯作「怎樣研究蘇俄？」

這本書底特點、優點和內容，原書編者施賴德在其所寫的前言中作了適當的說明。茲不贅。

二 翻譯底原則和方法

譯註者翻譯這本書的原則和方法，與譯《西方之未來》那本小冊相同。●可是，除此以外，譯註者在行文時，採取較寬的尺度——譯註者嘗試著以自己底語言來表達原書底意義。不過，譯註者自問在朝這一方方向所做的，距離稱意底境地還遠。

顯然，我底能力尚待不斷增進。

三 爲什麼要取譯這本書？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今日底蘇俄是世界極權暴政底發動中心。自由人要反極權暴政，必須瞭解蘇俄。蘇俄是地球上的一隻怪物；然而牠是一隻複雜的怪物。要瞭解這隻複雜的怪物，並非一件輕易的事。

自由人朝瞭解蘇俄的方向努力沒有？有。但是，嚴格地說，方在開始的階段。我們須向前展

進；而在這一展進的歷程中，沒有什麼比知識更爲重要。

談到嚴格的知識，在東方世界，真是令人浩歎。在東方世界，除了日本底某些方面以外，知識尙待吸收。近若干年來，中國底若干知識分子之間，流行著兩種弊病。

第一種弊病，可暫時叫做「樸學式的弊病」。

多少年來，在考證的影響之下，於一部分人之間養成一種風氣，以爲作學問就是「找材料」，而且找材料就是「作學問」。「舉例求證」就是科學方法。流風所及，訓至「保有一大堆材料」的人，就被認爲或自認爲「有一大肚皮學問」。弄學問與翻紙堆不分，天下那有這等簡單事！這並不是說，找材料爲可廢棄之事；而只是說，找材料只是作某種學問底必要條件，或初步之初步，而非充足與必要的條件。既然如此，我們底學問活動，就不可到了找材料就宣告停止。我們在找到材料以後，如果不能予以適當的解釋，或發現其意涵，那麼所找的材料，相對於我們而言，將是一堆死材料。找到一堆死材料，與保管檔案有什麼區別？所以，我們在找到材料以後，必須接著提出解釋，或說明其意涵。這類工作，就不是僅僅靠找材料所能作得到的；我們還得練就一組方法論的功夫。

除此以外，我們還要從找材料的心理歷程來觀察，以見方法論的訓練對於找材料一事是如何重要。

同是找材料，有方法論的訓練的人所可能獲致的結果，與無方法論的訓練的人所可能獲致的結果，是大不相同的。無方法論訓練的人，他在找材料時所能使用的心理能力是天然的。這種天然的心理能力，至多只相當於「枚舉歸納法」。於是，充其量，他成爲「做卡片專家」。當然，卡片專家，在社會分工合作的原則下是不可少的。卡片專家之不可少，亦若檔案管理員之不可少。可是，就弄學術而言，不能把所有的人都訓練成卡片專家。有方法論訓練的人則不然。有方法論訓練的人能夠有意地運用現代科學方法中所涵蘊的原理原則來找材料。這麼一來，他到一個場合，在一堆感覺基料之中，他常可以一眼看出什麼是材料，什麼材料才相干，什麼材料才有關重要；他可以判別輕重；他可予材料以適當的安排與組織，並進而攝取其意涵，或予以解釋。

在新樸學的風氣之下，這種有方法論的訓練之人才固然不是沒有，但少得可憐。就眼前擺著的事例而論，最大多數的人沒有上述的能耐。他們只看到一片一片的樹葉；不能尋出材料或歷史底意涵或給予解釋。然而，人是常有這類要求的。於是，理學的興趣，乘機興起。當然，新的理學之興起，原因並不止此一個。

第二種弊病，可暫時叫做「理學式的弊病」。

理學式的弊病是樸學式的弊病之反面（*Opposite converse*）。樸學式的弊病在太少意義或太少解釋；理學式的弊病則在太多意義或太多解釋。它所犯的毛病是「抽引的謬誤」（*Seductive*

fallacy)。從邏輯的觀點看去，它所犯的毛病正是「不相干的謬誤」(Fallacy of irrelevance)；從語意學的觀點看去，它沒有運作的意義(Operational meaning)。因此，理學式的語言，包含製造此種語言的人在內，沒有任何人瞭解其意義，雖然它能激動若干人底情緒。不過，我們不要忘記，《聊齋誌異》也是很能引人入勝的。

解釋太多，亦即抽引的太多，如黑格爾與馬克斯之流所爲者，就陷入玄談之中。歷史哲學，即令可能，無非對歷史的事實提出的解釋。有人拿「生產關係」作爲歷史發展底動力；與之對抗者，回到黑格爾底舊路，拿「精神活動」作爲歷史發展底主動者。二者底思想型模完全一樣；所不同者，以X代Y而已。在實際上，二者並非講學問；而是要「替天行道」——代替上帝創造宇宙，也創造人類底歷史。

先建立一玄學體系，再依這個體系解釋歷史，我們能得到什麼呢？除了玄學的語句以外，什麼也得不到。從玄學的體系出發，再得到玄學的語句，這不過是做一種擬似的演繹(Pseudo-deductive)練習而已。從事此類練習者，其用意固別有所在，但是完完全全觸及不到彼此所擬欲解決的現實的嚴重問題。

我們對所得材料固然不可不尋繹其意涵或給予解釋，但不可作超科學的解釋(Supra-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超科學的解釋，不僅在技術上無印證之可能，而且在原則上也

無印證的可能。無任何印證可能的語言，也許有情緒的意義，但沒有真假可言。沒有真假可言的語言，便無認知的意義（Cognitive meaning）。無認知意義的語言，即無公是公非可言。

我們所需要的意義和解釋，是與經驗事實相干的意義和解釋。與經驗事實相干的意義和解釋，相對於經驗事實而言，是不多也不少的意義與解釋。我們要得到這種恰合分際的意義與解釋，必須求助於奧康之刀（Occam's razor）。當然，奧康之刀無情，為詹美士所說的軟心腸者所不喜。這是無可奈何之處。

樸學式的弊病，病在瑣碎。理學式的弊病，病在空疏。研究問題或弄學問，只要犯這兩種病之一種，就得不到可觀或可用之結果的。

就研究蘇俄問題而論，我們之找材料固然尚在開始階段，而我們更少自覺到須要訓練一組方法論。僅僅收集材料而不講求收集材料的方法，則研究底範圍不會廣，所見也不會深入。因此，在研究蘇俄問題時，我們需要一個方法論的示範。本書就是一個示範。

讀者一見可知，由於本書原著者嫻於方法論的訓練，他一提到材料時，所抓材料便即扼要、中肯和富於說明現象的意義。

所以，我要取譯這本書。

四 學術與行動

學術是行動底燈塔；行動是學術底印證。不以學術爲基礎的行動是盲目的，不以行動爲印證的學術將日漸空疏；學術與行動二者是運作地相互關聯著的。二者之運作地相互關聯，可以促使學術之內容充實，不斷改進；又可以使行動趨於光明正確。在任何社會中，學術與行動脫節時，則此一社會不是有病，便是大亂。久而久之，真的學術枯死，偽的學術出現，謬說流行；在行動上所表現的，便是暴力統治一切，陰謀瀾漫每一角落，恐怖深入每一個人的夢魂。到此地步，這一社會便成阿修羅的社會了。

西方世界，在瞭解共產主義，蘇俄及其制度上，已經與其深厚的學術傳統結合。這一展進底意義是很重大的。這一展進真正表示，共產主義，蘇俄及其制度，將在人類最高的知識面前受審判，看它是否及得了格。我們看出端倪，共產主義不怕玄學，不怕黑格爾，但它怕知識，尤其怕知識中的精華——科學。本書所表現的，是西方學人怎樣在動員他們底知識，對共產主義，蘇俄及其制度，作著動物解剖。

從事這類研究的，有知識學家、語意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科學家，

以及文化人類學家。顯然，這些人物底研究，大有助於我們對共產主義、蘇俄及其制度之瞭解。如果知識及行動之指南針的話，那麼這些研究無疑大有助於反共產極權暴政的實際行動。

然而，學術與行動固係關聯密切，但二者究竟各有範圍，並不是一回事。至少，二者之間的活動模式是頗不相同的。理論研究可以為著應用，但不可在每一種情形之下都直接為了應用；範圍大的理論研究尤然。學術研究不是先天地為了反對什麼，正猶之乎它不是先天地為了贊成什麼；它有它底獨立性。相對於人底特定行為及其背向而論，學術是一個尺度。有這一尺度作準繩，我們然後可以讀出某一特定行為及其背向是否合理。

原子物理學家之研究原子物理學，其動機並非製造原子彈，而係探究物質構造之奧密。不過，他所研究的結果，却可以用來製造原子彈。理論與實用之間，在活動方向上，常有非直接的關係。一個社會，必須有無關直接實用的學術研究或創造活動。有這些活動的社會，它底智能積累才會深厚。智能積累深厚的社會，有起事來，才有動用的本錢。一個社會，是否有動用的本錢，我們很容易從它底出版物看出來。從這本薄薄的著作裡，我們可以窺見西方世界所能動用的本錢有多少。相形之下，我們所能動用的本錢究竟又有多少呢？